

## ■家庭相册

爸又跑到小区物业找了一份工作。干什么呢？当保洁员。

这保洁员一个月工资只有1200元，又脏又累的，值得吗？我打通了父亲的电话，但是他还没有听到一句就挂了。再打，再挂，最后，他干脆把手机关了。

父亲一辈子在田地间忙碌。他那腰间盘突出，小腿静脉曲张之类的病都是累出来的。每次，父亲的腰间盘突出发作，我们的心都揪了起来。白天，有事情忙着，他还好些。一到晚上，在床上不管是平躺着，还是侧卧着，都痛得脸形扭曲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。看着父亲那么痛苦，我们就反复给他念叨医生的嘱咐，不要干重活，少操劳。父亲嘴上答应着，但是转过身，就又忙着自己的事情去了——你找他的时候，他在地上已经忙一个多时辰了。

父亲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农民一样，一生都在田地里劳碌。每天，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养家糊口。为了避免超支，他总是拣脏活累活干，炸石、挑沙、砍山，背树……哪里最挣钱，父亲就出现在哪里。农闲时候，为了能盖一间比别人高大气的房子，他又钻到窑里，打砖、砍柴、烧砖



母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，学校赶上“科技学大寨”那几年，劳动多于上课时间，外公说，在哪都是干活，不如回家来劳动，还能赚点口粮，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，早晚还是要嫁人。于是母亲放弃了书本，拿起了锄头，一拿就是一辈子。

十七岁嫁给清贫的父亲后，母亲操持起了所有的家务，父亲

# 父亲打工

□章中林 文/图



瓦。一年到头，父亲就像陀螺一样，没有一刻休息的时候。

一个人只有一个精神。这是母亲常劝父亲的话，但是却从来没有经过父亲的耳朵。我就亲眼看到父亲在给棉花除虫的时候，农药中毒被送进了医院。可是一出院，他就又出现在田地里，拉他回去休息，他就是倔着不愿意。

父亲或许就是操劳的命。他有什么事情做，什么病痛，你都看不见了。一旦下雨下雪，他就浑身不舒服，坐立不安——腿疼、牙疼、腰疼什么的一齐来了。

去年，家里的土地全部被人承包了。家里呆着，再也没有什

么事情做了。我好说歹说，他才和母亲快快乐乐地来到城里。

母亲很快和周围的人打成了一片，经常跟着那些老姐妹去看戏，散散步，但是父亲坐在家始终说这里不舒服，那里不舒服。

老这样耗着，好人也会熬出病来。于是，弟弟给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。他干了还没有一个月就被人退了回来——有人投诉他年龄太大，形象不雅。什么形象不雅呢，父亲因为腰间盘突出，腰哈着，还得用手撑着，走路一扭一扭的，就像只笨拙的企鹅。

工作也找过了，他应该服老了吧。我们心里这样想着，劝他

也像母亲一样去享受享受生活。但是，他就是拧不过弯来。这还没有几天呢，他自己又找到了物业那里，接下了保洁员的工作。

“这保洁工作不好做，又脏又累。”“再脏再累，有农村累吗？”“工作干不好，还要被人投诉，扣工资。”“这是自己的事情，没做好，扣钱不应该吗？”“你这样急着找事情做，是怕我们养不起你吗？你做这工作？孝不孝顺，别人看着呢。”“这工作咋啦，我是靠双手吃饭。”我还想找其他的理由，但是还能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他呢？

一连几天，他风里来雨里去，再也没有时间呆在家里了。回来之后，他再也不喊累了，嘴里不时还哼上几句黄梅小调。我这才放下心来。

那天，物业给了他三天假，一家人才坐下来好好地吃了一顿饭。那天，他很高兴，喝了不少的酒，醉了。我把他扶上床，给他盖上被子，他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：“我这个当父亲的，没有钱给你。现在，城里生活不容易，房子贵，生活累。我干一点是一点，也算分担点。”望着白发苍苍、佝偻如虾的父亲，我的泪再也止不住了。



## ■青春岁月

# 童心暖夕阳

□刘希文/图

这段时间，每次晚饭后在小区里锻炼，我都会碰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，正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玩得起劲儿，有时候是拼图比赛，有时候是玩跳棋。我心里纳闷，这孩子难道找不到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了吗？也不让奶奶好好休息一下，这孩子的父母干吗去了？

那天我路过时，听见小男孩爽朗的笑声：“欧耶！我赢啦！”然后就听见老太太不依不饶的声音：“不行！不行！再来一盘，我一定要赢你！”这声音完全像个耍赖的小孩子。我不由得转身凑上前去，想看个究竟。

原来他们正在玩拼图。这一盘，老奶奶手脚特别麻利，很快就赢了小男孩，她也学着小男孩的样子，举起两个手指头，站起来摆了一个POSE：“欧耶！我赢啦！”看着她那么得意，小男孩却不恼，称赞道：“奶奶，您真厉害，我又输给您了。”老奶奶大言不惭地回答：“那是当然，我吃的盐可比你吃的饭还多，哪能输给你这毛头小子！”

趁老奶奶去小卖部的间隙，我好奇地问：“小朋友，这是你教奶奶的吗？真棒！”小男孩却撇了撇嘴说：“哪能轮到教奶奶，她会的东西可多啦！拼图、折纸、吹泡泡糖，都比我厉害多了。对了，告诉你，你可别告诉别人。”他附在我耳边小声地说：“我奶奶比我还爱玩，前些日子，我爸买了一个平板电脑给我，里面有好多游戏，奶奶还抢着跟我玩。”

小男孩眉飞色舞地跟我描述老奶奶着迷的情形，正说着，老奶奶举着几个棉花糖快步走了过来，她看到我们，笑得很开心。一人发一个，发完后还剩两个，老奶奶毫不客气地在两个棉花糖上都咬了一口，然后对孙子说：“这下看你还跟我争不！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我被老奶奶调皮的样子逗笑了，我问她：“您多大岁数了？”她咧着嘴笑着说：“保密！”小男孩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奶奶今年78岁了，看不出来吧。”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在想：老人之所以这么健康快乐，完全是因为自己有颗不老的童心。童心是不老药，有童心的人永远年轻。

# 黑土地上的老母亲

□依米 文/图

离家几十里地去上工，母亲就一个人伺候婆婆养育孩子。每天天没亮起床梳妆打扮，点火生炊，从来不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。然后去鸡窝鸭棚盘点牲畜，若是发现邻居鸡鸭一不小心借宿我家，立刻第一时间逮了遣送回“邻国”，或者吆喝邻居来认领，捎带着把昨夜产在这里的那枚蛋也让邻居拿回去。母亲说，做人贪小利，永远都会吃大亏，行得正，睡得才安稳。然后扛起锄头，戴着斗笠，走进那片绿色的庄稼中，迎着风，顶着雨，忙碌一家人的生计。

农忙时，母亲会在大清早唤醒我们，放水给稻田灌溉。母亲起得早，可是有些人怕抢不到水，在前一天晚上就把铁锨或者

镐头放在水渠边“占位”。平时的田地劳作中，因为锄把交错，很多人家因为土地被人挖去一厘或抢一道水而大动干戈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母亲从没因为这事和村里人发生过争吵，总是掘开口子，把占位的人家稻田的水蓄满了，再灌溉自己家的。所以母亲在村里享有很好的声誉。

小时候家里来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客人，讨债的还钱的，穷亲的贵戚的，母亲一律以笑脸和热情相待，把平时都舍不得吃的细粮和鸡蛋拿出来招待客人。有时家门外来了个乞丐，尽管家中餐量非常拮据，还是要我们分享一碗出去，母亲总说：“人如果不是活到没法活的程度，绝不会去当乞丐的。”

那时我们调皮，经常和邻里伙伴追逐打闹，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，不是这个哭了，就是那个跑回家告状。每当发生这时，有些孩子的家长就会瞪大着眼睛骂我们，为自家的孩子撑腰。母亲从来没这样过。一看到我们跟别人吵架，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教养问题。会笑着先跟对方道歉，然后把他们召唤回家，严厉地批评我们，说如果没有容人之量，将来不会成就大事。

这就是我黑土地上的母亲，她的这些品质，都慢慢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中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能以从容淡定的心态过俗世的生活。

如此看来，我那普通的母亲呀，又是何等的不普通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 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## ■图片故事

# 心灵后花园

□李职贤 文/图

喜迁新居，屋后有个几十平方米的小花园，母亲把半人高的杂草通通铲除、晒干，一把火烧掉，将灰烬堆在空地一角备用，把地翻了一遍，晒上几天，然后平整。再买来几棵木瓜秧，种在空地周围，接着买来玫瑰、夜来香、丁香、茉莉、桂花等盆栽的花卉，移植到花园里，用灰烬作为肥料，施在花草的根部。

母亲每天一早起来，吃完早餐，迫不及待地来到后花园，给花草除虫、摘除枯叶、浇水、施肥，像个辛勤而尽职的园丁。很快，花园里一片姹紫嫣红。各种颜色的玫瑰花吐露着馥郁的芳菲，饱满的花蕾，像一张张婴儿的笑脸；星星点点的桂花，一丛丛、一簇簇，点缀着婆娑的枝



叶；夜来香开满一排排小喇叭似的花束，到了晚上，所有花束一齐张开，飘散出幽微的馨香……

在母亲的精心伺弄下，所有花草草都很争气，此谢彼开，花期绵绵，开了一茬又一茬。母亲将即将凋零的花瓣摘下来，晒干，就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喝上原汁原味的各种花茶。为了全天候可以享受到花香的味

道，我们把窗户全部打开，任由花香从窗户飘进来，枕着花香入眠，心情格外芬芳和恬淡。

一些朋友来访，无不喜欢到花园里留连和赞叹一番。后来，我们在花园旁边摆上一张小茶几，装上一把遮阳伞，朋友来了，一边品着花茶，一边欣赏花草，放空心灵，畅享超然尘世的那份惬意与自在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，种花之前，可能由于母亲的日子过得过于安

逸，运动量太少，身体小毛病不断，自从爱上“拈花惹草”之后，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，以前常患的小毛病奇迹地消失了。

这是一家人的心灵花园，归根到底，是母亲的心灵花园，她每天围着这些花草打转，爱它们如同爱自己，洒下的是汗水，收获的是快乐和健康，而对于一家人来说，品尝的不是果实或花之饌，而且是深沉的母爱。